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七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弟彌大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

餒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
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爭之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
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還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
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
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
罷屛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爲所容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

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
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
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
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
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惡因言吳敏庇京又疑
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
添監澧州鹽稅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
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
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正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太衂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遂與興祖貶安行鋟版亦奪官轄其家檜死瑀子孫乃免錮有奏議六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並罷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閒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

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
饒信問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
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若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
閣待制知溫州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
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
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
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内也
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
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
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書以言

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始擬兄子儁部郎官與祠與擬子封事侵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溫州與祠卒年七十五謚文憲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副後奉興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
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
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
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
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
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
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
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
至私第曰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
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明年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遂歸隱連江西山既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特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既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第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求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爲廣西提刑韓璜所劾貶秩卒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
安石又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
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
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
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
轍嘗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
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
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
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
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
文州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
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
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與元
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
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
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
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大
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嘗獲譴若文淹若皆得召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王居正等或箴主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竟齟齬廢棄而靡悔庸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啻郎潛之不遇耶

仇悆　張覺　陳桷　向子諲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濤　陳規

李璆　陳橐　胡舜陟　季陵

沈晦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爲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徙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錄旣行老稚擁歸縣廨悆由它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使公復來它日悆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劇寇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呼曰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散時金人出入近

境僉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閎道告急于朝雖官
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
將棄兩淮爲保江計僉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
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
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僉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
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恟駭會京西制置使
遣牛皐統兵適至僉以忠義撼之皐馳出接戰寇潰去
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
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
移不絕千道又請張浚督行浚檄僉度宜處之僉謂帥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
詔詰關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
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討叵測僉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
檜方主和謫僉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郡
邑如僉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
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僉居
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脣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
再三辭不獲乃即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覺斂容問計覺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覺後守南劒州遷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劒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覺獨率州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覺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覺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饑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
餘寇進至祕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
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
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
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間
道以實奏叛兵既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
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
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
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簿王普蘇籍竝罷檜尋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房兵叛檜遣將平之而後以閒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十四檜寛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孰不貪緣躐進檜獨恥焉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獄空覬賞卻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
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
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
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謀報約日索戰語極
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
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
赦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
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
下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還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

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
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爲李綱所善
黃潛善龍之未幾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
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
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
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
坐黜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荊湖東路安撫司寇
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
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
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擁衆而南子諲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突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
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
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
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
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
入寇劉光世軍合淝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
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
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
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事反復良久良
貴厲聲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良貴無罪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予諲者
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予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
愛予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予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予
諲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莫甚此時
宜却勿受忤秦檜致仕予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初潛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藏林卒年六十八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進士第歷杭州通判苗劉之變

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衙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竄希孟遷誼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自助虜南侵獻戰守四策謂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以任人不任法爲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任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參政席益以毋老辭薦誼爲代加

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黏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輳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一誼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居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毋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喀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毋知將行告毋曰是行不數月卽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毋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毋年九十二

孫道夫字太沖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

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

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忠之遂請外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累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萬至台州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既而河東經制使王𤫊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𤫊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通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允文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脫

方以川陜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爲安陸令會潦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却之既而王仙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遂遁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圍城規迎爲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横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挾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廵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兵斫營殲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

分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由
而兀朮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
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
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虜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朮敗遁詔
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糴粟麥實倉廩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
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
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
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卽輟女奩嫁之
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
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
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
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疏諫不省燕旣平貢監英州清
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
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
毀圮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
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

蜀人利之繪像祠于堰所歲饑民從發倉振活無慮百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毋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橐詔賜橐錢三十萬橐力

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秉

時指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極論不可檜憾之橐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頼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橐傳學剛介不事産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即位言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誅之以快
天下從之遷待御史高宗即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
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冀州雲騎
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
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
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剽無全城舜陟
守廬二年撫摩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
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
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改知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畧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之其說遣官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郡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劾官罪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

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
會盛夏淫雨詔求直言陵授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
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
與祠後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
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
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
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
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
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
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廷之心皆僭高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誇詐專務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矯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辨事便宜可也乃若妄詔從臣得似恣答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

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非已之詔屢齎
擾民之言屢聞于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
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
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
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綾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
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
拭以者雖求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也臣願明詔
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材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
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追論詔榜其疏於朝堂侍
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復徽猷閣待制鄧廣先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誘其徒會賓客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醫王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少之

沈晦字元用遘之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得還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之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其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

長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徽猷閣待制復被論降秩與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御史常同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與祠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授本路鈐轄羈縻之歲久遁去旁結諸洞蠻爲邊患晌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晌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晌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晌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貪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論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爲之鎮撫耳仇念兩挫强虜張觷兩平巨寇陳桷兩靖叛兵向子諲單騎諭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兄弟轉輸補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槖古循吏斯其才並美況節槩文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沈晦豈不有勞狀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免物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八十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馬伸附王庭秀　辛炳　鄧肅　衛膚敏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廖剛　黄龜年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斯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伸獨奮曰吾

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
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旣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具書
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
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却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
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卽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不幸迫於强敵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
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
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
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
統有屬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

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冀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洶洶須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為久假不歸之計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包藏已深志慮轉異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既即位擢伸殿中侍御史撫諭荊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

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乃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疑然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疏申御史臺且上奏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詔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

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嫉其不利於仲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潛善伯彥以誤國竄乃召仲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安國言贈諫議大夫仲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蘊深厚恥自名凡建言輒削稿人罕知之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仲不辨也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

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
溝壑乃吾死所也仲門人何兌昭武人爲辰州通判覩
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仲事
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制官黨眞陽檜
死始放還復其官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黄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
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
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
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
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與

鄧毅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緣論大臣令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李炳字如晦侯官人登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蔡京改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炳極疏其弊徽宗以問京京以爲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奉祠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爲兵部員外郎高宗立歷侍御史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又

連疏三省乖失數十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之知樞密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言金人無信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卒詔炳操行清修貧無以葬厚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居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守令以花石綱擾民肅作詩十一

章用事若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出奔赴南京擢右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爲高宗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而賞有不行及行而弗公者並寘之法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

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劾南仲父子誤國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本省旁搜出引以稽賞罰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肅在諫垣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後避寇福唐卒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進士第歷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邁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進止徽宗可其奏既至燕金使果不至遂以幣置境上而還後復使金道聞金且大入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金人不說及還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膚敏長揖而入金人出誓書示之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眞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

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
少卿往接之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
使者遣還建炎初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
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
陜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
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
舍人言陛下踐阼之初尚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
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
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
班列战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行在築承慶院昇暘

宮膚敏奏土木繁興非所以示四方乞罷役初欽宗內
侍昭慶軍承宣使谷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命起之
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閒退而用者遂寢后
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
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
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事母后莫若孝待親屬莫若恩
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
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
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
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

除從官虜敏始拜命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
惡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
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卒
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
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絶不與交勔有
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
越州累遷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
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願擇人臣中朴
茂純直能安貧守節賢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禮義廉

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乞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上皇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右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譴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乃詔謫京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致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

合州稅高宗即位冢權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爲之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仕王莽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謂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

以復授左司諫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遷尚書禮部
侍郎後以徽猷閣待制奉祠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
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有文集奏議行于世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歷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中詔錄常安民江公望之
後遂召同以爲大宗丞紹興初乞郡得郴州三年召還
首論朋黨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上下蒙蔽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
分明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上曰朋黨亦難破對

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疏論其罪請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浚遂貶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佰遷令張澤以二千人白拔

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
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
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
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
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不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
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
寔上疏論神哲二史悉出時姦人之論望精擇史官
脩定上嘉納至是命同修撰諭之曰是除以鄉家世傳
聞多得事實故也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
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令罷

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奉祠七年秋連擢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發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卒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登進士第歷兩浙轉運判官政

廣東招撫劇盜曾昌衮等悉請降紹興四年連擢殿中侍御史時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親征朝士尚以為疑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五年為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彊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朝廷始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母老匄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改福州八年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

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知人云
陳淵字知默瓘諸孫也紹興五年以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淵得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明年連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須賚賜予之費太過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者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不報億年秦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

辭改宗正少卿何鑄論罷奉祠卒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宣和上舍及第紹興元年爲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力言大臣黜陟不公高宗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大火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不能用季孫有惡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遷侍御史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其無所建明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帝將親征劉豫矼請扈從因命

督江上諸軍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莫肯協心砡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遷祕書少監砡在職七閱月論事百二十餘章未幾請郡知建州尋召還乞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砡充館伴使砡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砡至都堂問所以不主和之意砡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砡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

政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
奏來上疏言陛下欲爲親少屈顧審思天下治亂之機
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
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
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則
民情可見速召大將詳加訪問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
益堅何憂此敵父喪終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
奉祠凡四任丁内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廱博士遷至
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初召還賜對欽

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與祠歷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對曰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何可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即請祠起為中書舍

入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奉祠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蔡京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

敢爲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云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進士第歷擢
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請郡出
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父憂服闋除工部員
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
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
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亦散去累遷給事中
復權戶部侍郎遷刑部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
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内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
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

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
也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鄭億年與
秦檜有連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
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賣我何地
耶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
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
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
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後致仕卒
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萬石廖氏
黄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司員外

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呂頤浩再相植黨僨秦
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
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主和誤國併劾檜黨王㬇王昞王守道皆
罷之檜乃與祠龜年又奏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章凡三上遂褫
檜職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
劾龜年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繼論之落職本貫居
住卒年六十三龜年徽州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
女既登第而朝旌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曰死而負

之何以自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
論曰諫院御史臺分職不同同有繩糾之責也馬仲以
下十二人者當建紹中嘗歷是職各偘偘獻忠每觸忤
君相意夫苦口之藥利於病向使高宗能盡用其言何
至爲姦臣所誤竟削弱不振耶

汪若海　馮康國　王衣　李迨
趙開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爲太學生靖康初以知兵應詔擢
高等康王起兵相州若海請立王爲大元帥鎮撫河北
以掎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宰相何㮚執其議不

果用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維而出謁康王於濟州勸登即位圖中興既即位歷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繼論軍食迕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道逢若海謂曰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聯往諭之復說以三策允文感悟即舉軍

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從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用郎以其衆二十萬降惟成尚有他志若之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請得林軍印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遁若海遂以其衆歸張俊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悉用之累遷直祕閣知江州丁父憂卒若海豁達高亮恥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路廣風發高宗愛其才嘗書其名諭宰相俾甄錄焉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

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轓客浚所慷慨請行至杭說傅
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
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
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
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奈何以此負
謗天下傅按劒大怒轓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
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乃遣轓還約浚至杭浚復
遣轓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傅書貰誦言其非
轓至傅黨馬柔吉謂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
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轓曰畏則不來來則不

畏王世修欲拘留轓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轓云適有客
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
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轓得免俄勤王兵大集傅等始懼
轓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
皇帝爲上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彦議皆許諾轓又請褒傅正彦
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轓奉議郎守兵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
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遣兩
府爲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

康國以自意爲之坐劾貶秩二等紹興三等浚召還與
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
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浚去位康
國乞補外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
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大理寺正
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
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
靈素求內批竄流之停衣官尋與祠累遷大理少卿韓
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

盡尸諸市以衣奏詔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奉詔鞫范
瓊獄詞服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
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
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
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從吏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
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詳
定一司敕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詳明
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明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
以薦召復爲言者所格卒于家

李迨開封人未冠入太學以蔭至通判濟州高宗以大
元帥過濟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
闕會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
日而辦上嘆賞即除隨軍轉運即位授山東轉運改金
部郎丁父喪詔起復爲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
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勤王之師大集迨流涕謂諸將曰
君第行無慮軍食事平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
郎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
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
信州尋奉祠五年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

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陜西等路買馬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奏曰臣嘗考劉晏傳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陜一軍而不足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爲京畿都轉運使時孟庾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祿二百年如果然吾將極

罵以死。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庚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庚自劾迨因求罷乃落職與祠歸而庚以京師降金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以疾匃祠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人登進士第權辟廱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中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潛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

人具曉鄉背不得隱匿竄寄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理因指陳榷
茶買馬五害朝廷是其言即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比及四
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張浚宣撫司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
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

其法又推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最後又變鹽法

占若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自乞劉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將浚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不給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不許乃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明年罷綿州

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坐軍需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又與帝益不恊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與祠逾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匄去復與祠卒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爲閤門宣贊舍人以占對開敏得幸徽宗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

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使即眞
承我父母弁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閒行諸王又諭
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
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
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
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
脅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遷紹
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
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
殿帝涕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

地不能言助反覆開論乃許還梓宮及太后累遷昭信軍節度使持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助副王倫爲稱謝使還言恭順無他人識其姦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晁無咎奇之妻以女高宗開大元帥府會盜四起餉道阻絶轉運向子諲以植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二萬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

眞餉也授承直郎留之幕府稙三上表勸進三降手札
獎諭稙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
宗既卽位歷鄂州通判平馬友孔彥舟二盜張浚上其
功加秩通判荊南遷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帥府舊
僚率皆斥黜浚亦去國稙懇卽匃祠奉親寓醴陵十九年
杜門不仕檜死除戶部郎中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
意大用以母老每辭便養除知桂陽軍母憂歸葬哀毀
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服闋歷遷直敷文閣京西河北
路計度轉運使乾道中遷至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
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

毬上書言防江十策孝宗嘉納以太府卿召有疾不克
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與劉錡胡
安國父子相往還講論言及國事憂形于色始終以和
議爲恨年七十六卒謚忠襄有臨淮集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充康王府內
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爲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公裔謀
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王旣即帝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
潛善降三官帝念舊勞召復之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
佑神觀會修王牒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

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
銜之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與祠檜死復提舉佑神
觀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華容後復為岳陽云卒年
七十五贈太尉謚恭榮公裔律身穪謹不植勢不市恩
又敢與權臣異亦足多者

論曰汪若海諭服叛將馮康國說折二凶有魯仲連之
辨歟王衣兩奏鞫大獄釋無辜數百人有于定國之平
歟李迨趙開更食貨以佐軍需有桑弘羊之心計歟曹
勳之使虜李穮之勸王韓公裔之扈從皆歷險阻著勞
效而植與公裔為天子故人公裔又起武吏乃能不附

權倖退居待時蓋拔於流俗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